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五

許待制元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童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林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推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積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商益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叅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九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稽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九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備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祖諱規贈大理評事

父諱遯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
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且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
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
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
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
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
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疏之異其孤宗且等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
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
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
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
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
爲之名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
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方用適其宜志方甚壯方力
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呂諫議公綽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翰林侍讀學士東平呂公諱公綽丞相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
廣文諸生遂任爲本監主簿累遷將作監丞知開封府陳留縣代
還賜五品服讀書于崇文院遷大理寺丞天聖中一朝廷清明天
下晏然少事上方向儒學招選茂異以興禮文之盛公於此時
屢獻所爲文章得召試學士院時內出集上書囊爲殿帷賦因託
古以諷上覽見稱除直集賢院公讓不受改校理沅恩遷太子
中允文靖當國公力遠貴執父處閑曹文靖出藩淮陽上令以前
所讓職授之兼判國子監文靖還兼政公懇勸補外得知鄭州遷
太常丞秩滿判吏部南曹尚書刑部文靖再鎮許昌迺判三司理
外司遷太常博士遭秦國夫人憂服除判太常寺興修憂文總錄
特加工部員外郎三司判官文靖復相換太常寺遷刑部員外郎
慶曆三年除史館脩撰是歲文靖告老以太尉就第猶領國史公

授李宗諤避親故事益辭

上嘉之賜金紫糾察在京刑獄未幾

文靖薨除兵部員外郎復充館職公流涕讓還不授明年遂以前所讓之命即家在所賜之終制復判太常寺兼提舉脩祭器召試政事府擢知制誥歷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復判尚書刑部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迭帥兩路明堂大饗遷刑部郎中召還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屢請罷以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脩撰知審刑院判太常寺頃之改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尋復為侍讀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席至和二年十月遷右司郎中未拜命疾革是月十四日以計聞賜其誥于家年五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錄孤賻物加等公為人沈介篤雅少時已能感悟卓然有遠致初為陳留言畿內久雨傷稼縣官不收民租而蚕事不登則未嘗寬布帛之歛今繭絲失時不可得願以緡折練如公上之直以從民便其識事強敏雖久吏弗如康定初元昊叛河西國家比歲調發海內蕭然煩費矣公言民者國之根本也今天下軍須之所急及它無名之筭不知幾萬億是皆浚民

史記卷之八十五

禮記卷之八十五

之膏澤也豈長計哉願詔近臣與三司更議審其有以寬民者均節之其不急者一切罷去公四典大常尤明於禮學自二代公革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請復太醫署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職以救民疾病鈞容直傳中拍假旌壽縣羽籥等為優奕之助公曰先王盛德之樂也執以為不可自是優人不敢以太常禮服為戲郊廟祭器弊久不脩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間歲天子出嘉實勅有司薦廟必先詔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公乃引月令天子四時嘗新所以薦羞之具悉以圖上歲行六十一祠禘祫二祭其薦裸興俯玉帛粢器菁茹醢醢鍾石歌奏皆有儀式會成一秩名曰郊祀總儀今遵行之國家饗天地禮祖宗日月百神之靈以之五方山林川澤墳衍之類咸有樽罍之數自古以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又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潔氣今有司徒設樽罍而酌用一樽為獻甚非所以禮神之至公遂建議周制實齊酒以分行酌數必有唐遺法求方鑑取明水嘗論祖宗配郊當正位作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古者婦人無謚自漢晉以來皇太后多因帝

謚爲稱國家 順僖翼宣四帝暨 太祖 太宗皇后悉同廟謚
獨 章聖皇帝五后節惠曰莊與謚典不合願賜名爲章追正前
失 上曰恭依明年 天子遂詣廟行改謚禮問何人建明左亦
以公名對公時居憂 天子惻然思之卒拜公爲兵部員外郎史
館修撰公糾察刑獄言獄者人之大命異時民抵重辟獄具未報
爲典獄吏潛賈董死獄中 先朝初置糾察即專櫛茲茲今陛下
宥密上下蒙蓋情無由知當疏購脩使令自陳則茲黨壞落又京
師諸獄吏未嘗推選皆無行剽攻群不逞之人今不可盡斥可先
鋤其迹尤者後有所補悉募人保證收其良能而用之并爲制祿
庶復畏法羞自重三司遠年逋責有自天禧以來尚淹繫妾之窮
究所負公承詔多爲蠲除之虎翼卒劉慶吉變下吏索賂公慶如
謀衆不從反訐以誣衆且覬幸得賞公言京師衛兵多使姦人得
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慶法外舊鄭無學公始與之又丐田爲糧
以給諸生其後鄭人繼策進士科而學者浸廣公嘗仁春坐隴上
詢民間疾苦或言近歲藉牛爲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

國朝典故卷之五

四

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遽表除之在西掖會 天子坐迎
陽門召近臣對策 上從容謂公曰緣所問外有安危得失於今
所宜究慮者條一二以聞公因言郡國數地震乃陰乘陽時則有
下人謀上者願 陛下謹之未幾果有竊發之變在長安言
關陝之西自軍興以來民力大困今瘡痍未完誠不宜它歛願少
寬河隄之費秦鳳本道士兵其技能攻守與戍卒之習異公勅使
分隸將領各勵所長故其威聲張部分明常若寇至前此邊將爭
遣人深入覘虜而利其貨貨卒不得虛實已乃妄言洶洶鼓賊聲
勢衆頗患之公乃自設耳目網絡張布揣知虜情毋我處邊奏別
白精審至出入應變機會之速雖左右不待問古渭州諸羌以地
來獻公曰國家威懷萬里顧利尋尺之地耶亟報謝之後有絃其
說卒生邊患夏人入天都山斬材木具轉鬪稍逼亭障公戒守者
益持重嚴烽火遠斥候以胥其至虜亦不敢犯涇原誘蕃酋米嶽
哥至朝拍令秦鳳署吏公曰米嶽哥數犯約頻年抄邊今昧利一
來非鄉慕禮化譬若雁隼飽則襲人不可留也乃諭以禍福斥去

戎人皆熱伏西人習騎戰而弓箭手多鬪馬緩急不足用公夙
諸塞均其戍為三等十丁為一社至秋成時令勸募出金帛益市
馬以分給之聞者爭出應令是歲得馬數千後龍襄以為常開封府
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斷腕主名不立都人誼言駭異且逾久
夫獲公以謂非其夫仇不宜快意我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
回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部下稱為神明久之有言執政事上委
事獄疑而言者并以候公公初不自辨上以公言請徐乃出知
徐州及陞既日會其清白甚卒無憾芥上遂欲徇公不遣公頓
首謝曰陛下幸察臣之心臣死無恨豈以臣重去獄哉上乃
論宰相令具語左付公明不以為累至徐州屬歲旱大飢不及聞
上即日發倉粟振窮乏令活者甚眾是歲孟夏朔日蝕上責躬
慮刑責德音天下公捧詔嘆曰陛下聖德甚厚宜無過舉以招
變異或者以蠶蛋母子不早斲刀鋸乃蒙之官署假息於須臾使
二廣之旁積而為殄以于赫陽之精書奏立誅之還朝會春夏久
不雨民狼顧失望公入奏事上問所以變復之術公陳前代王

考親錄

五

者親錄其精誠所交必有甘雨之應上曰即如卿言方
朕之誕月也天下聞之必謂朕自要福宜少須後至五月朔上
遂徼使焚去繫四未畢而雨澍天子益詰經術之言公素不為
激厲行爲然其於兢兢如弗容其在朝廷信道行已不以毀譽
撓其心其於人表裏單盡平居無它嗜好惟以書史日自娛前
後與公相見先信恩其祗冒弗率則以法重繩之平生好論議必
推原事理之心隱微要之切於時病又善為訓辭其重輕有體時
論予之公日益顯如侍從之職皆文靖所嘗歷者仲氏能圖同
時雍容近班又相繼尹幾旬天下之人談衣冠之盛者必以呂氏
為世家公殊孝友每任子必先諸族公捐館而諸孫猶有未命者
公字仲裕其先開封人曾祖其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
曾妣李氏追封越國太夫人祖其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
公祖妣王氏追封榮國太夫人父其守太尉致仕許國公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諡文清妣馬氏秦國夫人追封齊國太夫人公
娶上官氏賢明慈順兵部員外郎泌之女封京兆郡君子六人長

布傑太常博士次未名而亡希道屯田員外郎瑤粹才令次亡次
希俊太常寺太祝次希亞秘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淮南轉運使
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次適太常博士程嗣恭孫五人嘉
問之問延問太常寺太祝君問昭問守將作監主簿公累階朝散
大夫勳護軍爵開國伯邑食八百戶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公考終
之歲以十月朔謁告拜文靖墓下既悲慟召寺僧拍地之北偏曰
余其歸此或竊恠之公曰死生不有數邪明年某月某日遂葬公
于鄭州新鄭縣懷忠鄉神松里從文靖之塋乃先指之壬吉果符
其言嗚呼可謂達矣銘曰

呂氏之先

其本自姜

四嶽之後

固大而昌

於顯文穆

實相

太宗

文靖繼武

三拜上公

卓哉有子

維公是似

蠶蠶雋鋒

時國之器

服官于朝

辨論有條

天子曰賢

可賞近僚

四遷學士

五殿大邦

黻衣繡裳

有爛於堂

圃田之西

溱水之東

高岡隆隆

文靖之宮

公歸其中

在地之壬

匪後人卜

蓋公之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石工部揚休墓誌

忠文公范

鎮

君諱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覽之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貞外置同正貞明於曆數既致仕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又多佳山水吾將避地焉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瀉遂為眉州人於時大曆十一年也藏用生廣季廣季生韶韶生緇明三家春秋緇生誦蜀保勝軍巡官誦生元璨孟昶世舉學究登科元璨生濟即君父也累贈尚書工部貞外郎母王氏追封永昌縣太君初水昌卒時君始生九年號頌不自勝予客見驚異已知其至性矣既長謹原朴茂鄉人愛喜之凡四舉進士皆為選首景祐中中甲科授同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開封府中牟縣縣當國之西門使車往來之衝也地瘠國民貧賦役煩重富人往往隸太常為樂工以倖免役凡六十餘家以故民益困君奏請罷以寬下戶事雖不報而民知愛進本省充祕閣校理監裁造院以太常博士為開封府推官大享明堂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入三司為度支監鐵二判官坐開封府嘗失盜出知宿州始至表州民榮知止孝行加賜粟帛藉衣冠子弟恃廕為民患者七人徙置他州風教大行一境肅然是時儂智高寇嶺南歷十餘州如履虛邑君即建言兩川城圯久不修請增築以備非常既而鄙上聲音智高由邛州寇蜀蜀民恃以不搖者以有城也頃之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偕侍邇英坐君奏史職當立左右密邇德音以詳記錄者不可坐尋改判鐵鹽句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太常寺溫成廟時祀降香乃御封且署君奏此 太廟 皇后朝之禮由有司不時以聞致此誤今記注官入侍邇英 溫成廟封香去臣署皆君之請也兼判三班院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二日卒于京師之第享年六十三上遣中使賻其家錄其孫夷庚夷吾誠將作監主簿君積階朝散大夫勳騎都尉爵平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孫氏生二子令伯岳州

平原縣主簿康伯采仕孫三人夫庚夷清夷吾夫人先君十二年
以士君以山牟舊治也為吏民所愛乃葬夫人三異鄉王朱村而
自銘其墓曰後嗣賢吾不知矣不肖則揭而西歸從祀享之便故
二子亦以明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君之柩合葬于夫人之墓君舉
進士二十四年而後登第登第十八年而掌誥命為侍從臣平居
泊然若無所為者聚古圖書養猿鶴以自娛與家人言未嘗及朝
事既歿發其褚得嘗所奏封數十篇其大略請依古增諫臣至七
人以廣言路復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命御史出為按察以防
壅蔽復齒曹之禮以強宗室擇郡守縣令重農桑禁奢侈皆當世
可行者而弗得行世亦未嘗以能言待君也嗚呼君亦不幸賢志
以沒矣然平生無疾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既還小愈即拜
疏謁告請歸別墳墓且言異時不復祔先塋也鄉人榮其歸圖其
像於佛祠以勸子弟之為學者歿之日棺衾之用莫不先具其達
於理者夫所著南郊野錄六卷燕申編二卷角上叢編五卷西齋
文集十卷其詩又雜文制詔又千餘篇予與君同年登科又同官
其孤求銘其可辭幸銘曰

宋諫議敏求墓誌

忠文公范

鎮

元豐二年四月甲辰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修國
史宗正寺修玉牒官判秘閣權判尚書都省提舉醴泉觀公事宋
公終于位初公以疾在告上御雋英殿策進士顧左右怪公不在
因遣使撫視之間日又遣使挾醫療治之仍詔其子官於外者歸
省及訃聞盡然痛傷贈尚書禮部侍郎勅府縣應接其葬事皆持
恩非故常也於是乎見公之得君之深而知 天子念公之為隆
且厚也公諱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人世事王氏曾祖龜符猶為
王氏平棘令贈太師中書令祖皇 太宗 真宗時尚書度支員
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中書令諡國公父綬兵部尚書叅知政事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燕國公懿上宣獻母常山君太夫人畢氏

天聖二年以宣獻公蔭為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
歷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進奏院會簽書集慶軍判官以祖
母鄭國太夫人年耆且病因請解職留京師就養許之踰年王文
安公宋景文公刊修唐書以公嘗為續唐錄習唐故事奏充編修
官復校勘以嫡孫丁鄭國憂仍詔在家修書後為集賢校理通判
西京留守司知太平州五遷太常博士唐書成進尚書工部員外
郎未幾遷刑部 英宗踐祚進兵部墮馬傷足得請亳州召還充
仁宗實錄院檢討官足未平特蠲朝謁治平元年以工部郎中修
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 仁宗實錄同判太常寺 今上即
位遷兵部 英宗在嬪有言宗室可嫁娶者下太常公以為大行
未發引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曰宗室義服服變而練可以嫁
娶矣議上朝廷以與前議不同降刑部以知制誥知絳州修河山
稍賦于絳之役民歲八十萬公三分之一歲均于晉澤以絳絳
人是冬召還復兵部修實錄成遷右諫議大夫今樞密呂公為御
史中丞以言事罷知潁州公當制執政改其詞以進尋乞解職不
報後數日以封還詞頭連拂執政意遂得解職以本官奉朝請明
年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又明年使河北祭塞河口還奏河北
旱蠲其夏租熙寧七年為龍圖閣直學士十年修 仁宗 英宗
正史掌均公建公府牋記攝鴻臚護燕國公主充王衛王葬未克
葬以疾終于春明坊之第享年六十一終之歲七月癸酉葬于管
城縣馬首鄉東城原之先塋其感揚若進奏院登聞鼓院詳按判
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判秘閣秘書省尚
書都省吏部流內銓禮部刑部工部知通進銀臺司審官東院句
當三班院管勾編修院編集歷代君臣事迹所宗正寺修玉牒官
太皇太后寶冊官開封府發解官錫慶院試官南郊禮儀使永厚
陵禮儀使契丹生辰國信使館伴使使河北祭塞河口編修閣門
儀制蕃國朝貢條例詳定元正朝賀儀注定奪郊赦命官使臣罪
犯而太常禮院太常寺官告院編修錄用勳臣子孫皆再領焉娶
畢氏丞相文簡公之曾孫光祿少卿從善之子常山太夫人從子

也有賢德封京兆郡君先公四歲而亡子男九人慶曾殿中丞匪躬著作佐郎弄孫及其次早亡尚賢將作監主簿正功大理評事表微將作監主簿揆方處仁未官女二人適替善大夫王佑大理手丞呂希純皆亡孫七人焯將作監主簿燔焜焜焜焜焜皆未官孫女六人長適太常寺太祝曾說次白馬縣丞范祖德餘在室曾孫女一人公約清惇純而敏於記學其為文章訓辭詰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取正而後決宋元憲公在河南每咨以故實歐陽文忠公致手簡通問則自處淺陋而以鴻博名公家藏書三萬卷日集子孫討論繙繹以為娛樂平居湛如與人交樂易無不可者至於守職據正毅然不少回在掖垣徐國公主以駙馬都尉王師約兄公約為姪奏官公以為亂天倫遂執正之太常議祀廟公請逾遷 僖祖後復詔詳定公奏前議不可改遂免詳定今御史中丞李公自秀州軍事推官除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公奏舊制太常博士兩任通判須奏舉乃得入臺去年驟用京官議者以為非今又用幕職官恐官制遂隳即封還詞頭有詔轉對

是時郡守縣令數更易吏民疲勞公請慎於進改而不數變易所貴上獲考績之實下有恪位之美而治道可建也又河北陝西河東舉人性樸茂而詞藻不工每詔下登第者纔數人公請令轉運使擇有行藝或謀略材武為衆所推者每路薦五七人時與推恩所貴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嘉祐中嘗寬鄆民力州縣公入例多減放而役事不減則是去者逸而是留者重勞矣公請省事或增其人使勞逸得均而民力可寬也三館秘閣書類多訛舛所藏雖博而往往無稽考公請先以前漢藝文志據所有用校七史例下諸路購求善本重復校正然後自後漢以來至于唐依逐書志目以次離對取其堪者餘悉置之使秘府文集得以完善也其議貢舉則曰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四方之士輕去鄉里者以求師也今請州置學官一人又三歲一下詔得士三百人今請二百人試詩賦論策糊名通考之如舊其一百人請如敕文令州郡論薦轉運使審覈之太學生則委國子監官至徇試隨其所學而試之則文辭經藝行實之人皆無遺也其後官不數變易太學建三

全及帝舉人以官置學官三路取百人皆公發之也九三臨州率不滿歲乃去而民愛思之喜道人善薦士累數百訖不坐累鄭國大夫入楊文莊公之女文莊無嗣歲時奉祀展墓無闕者疾亟猶戒其子立碑子孫未官者衆多猶推遺澤奏其從孫蓋其孝友又如此宣獻公嘗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釐十三類緒正之總百三十二卷所著書闡前集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詞四卷文集若干卷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長安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錄二卷春明退朝錄二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自唐武宣懿僖昭哀以來六朝寶錄百四十八卷輯顏魯公集十五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別集五卷劉夢得外集十卷漢唐人詩刻于石者爲寶刻叢書三十卷又以劉伯莊史記音義司馬正索隱陳伯宣注義分注入太史公正史及被詔修本朝曾安刪定九域志百官公卿表皆未就其先以小官事亂離間宋興天下益平至公三世皆以文翰顯于時宣獻公雅善書一日對延和上問遺書退而奉七軸以獻公得其法嘗題濮安懿王襄國韓夫人仙遊任夫人神主至於四方碑誌多出公手公以力學被遇朝廷論議未嘗不在選中嗚呼公之平生可謂無憾矣初史紀草成帥其屬奏御上御袍鞞讀之終篇歛容諭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而發明之公踰年服勤欲其書之成此其有所憾乎予與公遊知公者也銘曰

維宣獻公	昔天聖中	實爲史官	一代宗工	典常物則
備于厥躬	紀錄記述	太平之風	公世其業	遭時又同
仁宗	英宗	明昌盛隆	有顯其德	有崇其功
方此發揮	形容昊穹	不幸奄忽	美志弗終	凡士大夫
惜嗟哀恫	上徹九重	隱于帝衷	贈典弗常	非衆所蒙
嗚呼公兮	學富行充	如淵之深	如春之融	金之剛明
王之玲瓏	云乎不淑	命不究窮	南瞻具茨	西望神嵩
東城之原	從先公宮	松柏被地	鬱鬱葱葱	子孫衆多
福祿來叢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賈文元公昌朝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治平二年七月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薨于京師始公得疾甚英宗命中貴人挾太醫書夜調護所以念哀之甚厚及訃聞是日休吏羣司乘輿趣臨其喪爲之位下乃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其賻物加等將斂又賜龍腦水銀以納其舊中八月甲寅上成服于苑中於是其家條其功狀上于太常謚曰文元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公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之原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其先漢長沙王太傅誦之後至唐僕射魏國公耽復以儒學相德宗而世爲滄州南皮人後徙真定之獲鹿皇太祖緯晉中書舍人追封魯國公皇祖璉太子左贊善大夫追封齊國公皇考注祕書省著作佐郎追封晉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曾祖妣崔氏封吳國太夫人繼栗氏封韓國太夫人祖妣胡氏封周國太夫人妣史氏封燕國太夫人自公之皂考始去獲鹿而葬于開封今爲開封人初晉公一夕夢使者奉貂冠玉簡于大箱中拜而授之以告燕國夫人明日公乃生公少孤母日夜教誨之自經史圖緯訓詁之書無所不學天禧元年真宗祈穀于南郊獻書車駕前賜同進士出身補常州晉陵縣主簿引對便殿以爲國子監說書即除江州德化縣令孫宣公初判監命學官各講一經獨稱公所講有師法一日往謁宣公宣公遣人示唐相路隋章處厚傳公讀已宣公乃出見公曰後當以經術進如二公願少勉之天聖元年兼潁州郡王院伴讀遷大理寺丞以殿中丞知常州宜興縣徙知龔州以母老辭得監在京廣濟倉翰林學士徐奭權知開封府舉公知東明縣遷太常博士是時宣公且老數辭請禁中乃薦公爲代召試中書而參知政事陳文惠公與公有親嫌言公年少未可入侍經筵宣公復言先朝用晏殊宋綬知制誥比皆年未三十朝廷用人可悉限以年邪然文惠然抑之徒通判綿州又以母老得監在京永濟倉明道元年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復爲國子監說書方章獻皇太后稱制而詔避彭城

郡王名公言在禮母之諱不出宮中今天下為 太后諱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廟初不報及 太后上僊乃用公言罷景祐元年擢崇政殿說書俄如直集賢院判尚書禮部 天子方鄉文學每授經之際多詢質疑難公因請以聖問所及政教道義之言令講讀官采綴錄之以上史館於是作述英延義二閣注記五年秋太平興國寺災而議欲復修公言比年京師觀寺屢災此天左與王者故數下災異以誠告之願 陛下側身念愆以思答天之實於是遂止不修再遷司封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判太府寺為史館修撰天子每祠南郊必先謁景靈宮乃齋太廟公言躬享景靈宮初用唐朝獻太清宮故事事出一時不足以為法請頒郊祠還然後行謁謝之禮下議有司不合乃寢趙元昊叛延州總管劉平軍敗于北川或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公言王繼忠陷虜中先帝遇其家反厚及契丹約和繼忠與有力今計平豈遽降而先收戮其家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即詔弛圍兵既而果得平戰沒之狀乃厚恤其孤遷禮部郎中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大風晝冥詔

卷之七

罷春燕公言今災變數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泰然為無事竊考災異之所從固不虛發願 陛下修飾五事以當天心雖罷春燕恐未足以檻塞大異也居數月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為館伴契丹使二年河北旱蝗為躉量安撫使既還條所以制邊之冊甚備其言擇守宰習鄉兵治塘泊紆繇役繕甲壘之類皆當時施用之除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權知開封府有禁衛卒告軍中斂率緡錢本屬以其事移府衆皆伏府門惶恐不自安公止詰其告者不實坐之餘置不問 仁宗大然之為南郊頓遞橋道使時西疆未寧詔公護行在以察姦非知開封府不侍齋祠自公始慶曆元年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侍講如故自唐群臣見謝辭皆先過 天子正衙五代州創過衙乃在其後公始釐正之未幾判國子監記公與三司官吏減省浮費前此上䟽言國家用度素廣而民力不足日者屢詔有司省節浮費未聞卓然施行今陝西用兵而無先事之備竊為國計憂願較景德以來訖于景祐財用出入之數約以 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省之至是內自

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用凡數百萬騎馬都尉此宋宗慶前在鄭州縱其下擾民及遣使問狀而託疾不即應更請出為郡公劾奏宗慶託國肺腑而所為不法乃復使為郡恐益為民患於是詔留宗慶京師侍講林瑀上會元紀且言推帝主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公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且議和親復為館伴使公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不可許議者又欲以金繒啗契丹而使平夏州公言吐蕃尚結贊欲助唐復京師而陸宣公數諫止之後得謀者乃朱泚賂吐蕃欲使陰為之援今契丹乘元昊叛有求於我未必遽肯出兵即使兵出而小有勝何以塞其貪驚之心特方命公使契丹於是力辭其行又言藝祖有天下收方鎮之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神宗在位將帥多姻舊之臣而威不逮恩然猶仗神靈卒刻暴海內自時用武之勢乃衰近歲恩倖子弟非有橫州之功而坐取武爵乘邊隅無事猶以自容一旦西方用兵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豈不憤哉願思所以修內治外之術以銷難夫然後陳備邊六

事凡數千言帝嘉納之三年遂叅知政事明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纔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提舉編修唐書陝西既罷兵公遂還樞密使因言近歲國馬耗而河西蕃部馬不至請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如先朝舊制從之會詔有司議章獻章懿章惠三后升祔之禮令中書門下考評其事而禮官或援古不同公乃酌群議而奏曰恭以章獻皇后母儀天下章懿皇后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配食真宗廟室以稱陛下追孝之意章惠皇后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義須別祠伏請享奉慈廟如故於是命工攝太尉奉二主行升祔之禮已而將下德音內出密封中外文武官皆遷官諸軍皆特支公獨匿其事即奏以為不可雖同列莫與聞者明日惟在京諸軍與特支又詔特二府遷官公又以為不可乃已七年春大旱公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願上丞相印意甚確遂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河北

安撫使及 帝謝兩西太一宮而公獨不從詔下閣門吏開封府以其不即報公公既辭賜燕國太夫人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貝州妖卒王則叛初則約連河北京東數州之兵欲南斷浮橋以據大名事未及發會者白衣遮公馬首自言少遊跪泉山能言國家休咎之事公疑而詰之乃得所挾妖書實具州叛卒也其黨知事覺於是嬰城自守公命高陽關路總管王信大名府路鈐轄郝質真定府路鈐轄孟元將六郡兵二萬趣城下并遣穴城匠作車洞距闔以攻賊公亦屢請行朝廷賴公威名在大名不許及破賊以功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其年日官言太陰犯畢距星又掩其大星公因言畢昂之間為天街其陰胡也其陽中國也顧其警必在群狄之分因考歷代所占凡十二事上之會歲飢民大疫公為置病坊給養之全活者九十餘萬契丹募士卒之勇仇者得五百餘人號投來南軍驅以戰西羌邊法雖歸亦殊死公乃檄邊郡凡投還者一切貸之後有還者公更遷補之虜聞遂除其軍不用邊民之貧者多避賦繇以其地質虜人因而寢為虜所侵公為設法聽旁近戶之有力者贖之歲餘悉復其地契丹使來每道公境必斂服自飭且戒其徒御毋得有所犯公嘗言河自橫隴之決分流德格恩滄數州而歲為害滋甚按九河既湮唯行漯川之道歷代雖徙決不常然不越濮鄆之比魏博之東今其道歷朝城由蒲臺入海者此禹漢遺功也請復河故道不報明年河決商胡水環大名公乃繪漯川橫隴商胡為一圖復條其利害以聞詔遣三司副使鄭驥行視其地還言功大不可就乃止皇祐元年以燕國太夫人春秋高頭徙鄭州及入觀乃以為祥源觀使公不敢以將相留京師屢請還節除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判都省再提舉編修唐書其冬以右僕射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凡六上章乞罷僕射兼侍中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公子四人皆遷官固辭之使相初無中謝之賜其賜自公始明年丁母憂會大雨奉喪徒行數百里詔屢起之公懇辭終喪給以宰相俸之半辭之給以僕射俸又辭之於是賜黃金三百兩服除判許州 仁宗召公適英

問問易之乾卦既講陳之翌日又為手奏曰夫乾者天剛健之德
當天天下久盛之時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
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獲吉也 帝
面出手詔以寵蒼之仍以所陳卦義藏之史館又言漢唐都雍置
輔郡以內翼京師 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
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
縣置為京畿遂與行之公將行命侍讀學士以下餞于資善堂五
年徙判大名府復為河北安撫使是時博士李仲昌建議開六塔
河欲斷大河東去以殺金堤之患既而水怒溢堤不能禁敗民
瘡累言不可勝計公復請疏河故道且言故道士沃饒多為權右占
耕使者妄言功大不可就於是又詔河北都轉運使李彥宗東轉
運使董沔行視之遂欲決濮陽婦下鄆之銅城導河使東而言其
地皆趨下亡壅塞之患俟春調丁夫遠不踰三月可就然朝廷終
不報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未幾加兼侍中再任大名尋拜樞密
使辭侍中三年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
為景靈宮使其年復出判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使陝州大都
督府長史復徙大名為本路安撫使 英宗即位拜鳳翔節度使
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自言臣老矣不任事願得
徙間郡且還鳳翔節度兼侍中詔不許明年春復徙許州及入覲
上以 先帝大臣益尊遇之公亦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因固請還
鳳翔節度兼侍中卒不許時京西大疾特詔公俟秋迺行公既被
病召諸子謂曰勢且革矣尚欲尸重祿邪於是復以為觀文殿大
學士判尚書都省踰月公薨享年六十八公為人外端重而中裕
雖燕居未始見愠喜然於臨事其色不可奪少好學至顯貴未嘗
一日廢書不觀其於古今治亂天人災祥之學無不該貫故指政
言事切而不迂其為政樂易而不苛前後累鎮許魏民皆見思圖
其像學舍而生祠之為文粹衍有法度字畫尤婉奇公在外 仁
宗嘗特遣使賜二朝御書凡百八十七軸其歷崇政殿說書天章
閣侍講觀文殿大學士皆 仁宗為公特置之初奉詔刊修廣韻
為集韻因請修禮部韻畧其容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附近用之又

請修唐書及復禮記鄭氏所注月令以李林甫所解唐月令別行
著本朝時令十一卷羣經旨辨十卷春秋要語十卷通紀八十卷
奏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公初娶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
撰軫之女封莒國夫人再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後公二十九月而薨六男子章終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至尚書比部員外郎田終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
外郎齊太子右贊善大夫炎太常寺太祝三女子長適尚書比部
貞外郎程嗣弼封壽安縣君次適太子右贊善大夫宋惠國封崇
德縣君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龐元英封壽光縣君孫男十八人
公祚公路公定公弼並光祿丞公度大理評事公裕公盛公述公
望並太常寺太祝公孺太常寺奉禮郎公靖太廟齋郎公秩公密
公詠並未仕公正公亮公迴公嚮早卒曾孫男一人始公葬晉公
于開封以其地下汙將改卜于許而公薨今遷晉公而偕葬之以
成公志云銘曰

維賈氏先

出傳長沙

有唐魏公

又移厥家

自公之考

琬

六

始去獲鹿

公又食魏

不遐以績

公昔尚少

其藩中闕

獻書路旁

迺發厥聲

始爲學官

終日默如

逮其授經

聽者羣趨

卒用所學

入講殿中

帝曰汝來

有發子聰

遂相

仁宗

左右經術

豈無衆訾

其勢不屈

公于出處

以靖以夷

魏許之政

而民思之

再筦樞衡

越歲又遷

維是嘉謀

有來上前

天清日華

聖子有作

魏公來朝

猶陳舊學

間不見公

遽不能起

乘輿即臨

泣然出涕

公位將相

不爲不榮

矧曰黃髮

道德之英

曾誰如公

篤其終初

以示萬世

維實維孚

初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蜀公范

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行狀蘇轍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所求取西戎遣使致祭邊臣生事及言用官御史直非平用法等六事外皆行翰林學士狀全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銘之文云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為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為鎮傳矣鎮未及為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為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 有魏忠臣 更六百年 有其元孫 元孫溫公

前人是似 率其誠心 以佐 天子 天子聖明

四世一心 有從有違 咸卒用公 公之顯庸 自我

神考 命于西樞 曰予耆老 公言如經 其或不然

帝獨賢公 欲使並存 公退如避 歸居洛師 帝徐思之

既克知之 知而不以 以遺聖子 惟我 聖子

協德 神母 人事盡矣 天命順矣 如川之迴

如冰之開 或蹈其機 豈人也哉 公亦不知 曰是惟天

二聖臨我 如山如淵 公惟相之 亦何所為 惟天是因

惟民是師 事既粗定 公亦不留 龍衮蟬冠 歸于其丘

公之在朝 布衣脫粟 惟其為善 惟日不足 生既不有

死亦何失 四方頌之 豈惟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 乃作之君 君不獨治 爰昇之臣 有忠有邪

有正有傾 天意若曰 待時而生 皇皇我宋 神器之重

十年萬億 海內一統 而熙寧初 茲小淫縱 以朋以比

以閉以壅 乃于黎民 誕爲愚弄 人不聊生 天下詢詢

險說儉猾 唱和雷同 謂天不足畏 謂衆不足從 謂

祖宗不足法 而敢爲 誕謾不恭 赫赫 神宗

洞察于中 乃竄乃斥 遠佞投凶 誅鋤蠱毒 方復任公

奄奔萬國 未克厥終 二聖繼承 謨謨輔佐 乃曰斯時

非公不可 召公洛京 虛心至誠 公至京師 朝訪夕諮

公既在位 中外咸喜 信在言前 拭目可觀 日親萬機

勤勞百爲 盡瘁憂國 夢寐以之 曾未幾月 援溺堰渴

事無巨細 悉究本末 利興害除 賞信罰必 曰賢不肖

若別黑白 耆哲俊乂 野迄無遺 元惡大慙 去之不疑

無有遠近 風從響應 載考載稽 名實相稱 天胡不仁

喪吾良臣 天實不恕 喪吾良輔 嗚呼公乎 而不留乎

山岳可拔也 公之意氣 堅不可奪也 江海可竭也 公之正論

浚不可遏也 嗚呼公兮 時既得矣 道亦行矣 志亦伸矣

而壽於斯 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三家之福

遂易今銘

范忠文公鎮墓誌銘

忠文公蘇

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

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不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

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

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

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遊二

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

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

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

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

三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

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

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辨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十
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
祖諱遂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
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
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龍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
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
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朝人也還朝與
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
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
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推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
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
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
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
籍言公有異材怙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
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
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
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
聞法吏變法矣未聞舞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
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
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
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
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 章獻 章懿 章惠三太
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嘗入相百
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公言隆之以虛
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詣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

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

御是言也顧恐天下謂 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

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

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

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

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聞明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寤之 仁

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

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

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

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

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

前料兵執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

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 陛下欲

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持恐行之而 陛下

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

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

變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 上之不豫

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

命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

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

陳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 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

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頃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

歲不言儲嗣事以一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

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

早定大計明年又曰拾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

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

充 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以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特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人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今 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將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竅廟命昭穆皆共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者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寔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

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未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貨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 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事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 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對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

諫之計 陛下有安民之性大 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
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
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羣議為耳
目以除雍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
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
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服
施其貧者其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
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
議大夫 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附 仁宗主而
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遷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
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
報及 上即位公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轡之位時年幾
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

先帝追錄其言

存沒皆推恩

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
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有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
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
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詞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
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
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 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援等考正
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
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
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
作律尺籥合升斗豆區龠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
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
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昭樂下一
律有奇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

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趨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人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陰多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卿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

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補長社主簿祖野祖年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惟賢里夫人李氏附公始以詩賦為名世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

爭及論諸事朝廷言其忠然事類變世少未盡知也其後議濮
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
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
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
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
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 莫累於名 人顧趨之 以累爲榮 神人無名
欲知者希 人顧憂之 以希爲悲 熙寧以來 孰擅茲器
嗟二先生 名所不置 君實在洛 公在潁昌 皆欲忘民
民不汝忘 君實既來 道歸于洛 繫而維之 莫之勝說
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 道遠年徂 卒徇以身 公獨堅卧
三詔不起 遂解天刑 竟以樂死 世皆謂公 貴身賤名
孰知其功 聖人之清 貪夫以廉 懦夫以立 不尸其功
無喪無得 君實之用 出而時施 知彼水火 寧除渴飢

公雖不用 亦相其行 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 公維蜀人
乃葬于汝 子孫不忘 尚告來者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文恭公三

珪

熙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爲參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寢疾不朝 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臨問公寢劇不能言 上泫然出涕曰能復爲 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復臨奠哭之慟發朝二日贈禮部尚書其家上狀于太常而海士安壽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請益曰質肅旣而判尚書都省司馬光與其屬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孤以余職在太史使人來京師求銘以納其墓中且余觀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節皆有足以動後人蓋爲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先晉昌人唐末避亂于餘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今爲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其爲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爲鼎州武陵尉又以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以事動之旣不厭所求廼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更詳之公按劾無它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于澧州已而不異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堆官知夔州奉節縣方陝西用兵詔舉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丘縣自契丹約和遣使往來歲不絕凡誅索百出驛吏比多破產而去公嘗坐驛門上戒曰自今非常所餽物一切毋得共有輒壞什器者執之必以法縣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緣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懷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林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執不敢言公爲募丁夫自高陽築堤以障之至今以爲利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以祕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德州河決商胡大爲河北患前宰相賈魏公鎮大名上漯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衆莫敢輒議公獨坐上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尚可復邪聽者皆

跋然轉運使崔暉以庫帛配民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苗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民者不在安撫司乎暉聞怒安其留牒不即下公終不從暉亦不能果行遷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廣信軍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改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賜五品服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于啓聖院內出珠玉爲之飾公言太宗神御在啓聖不可慢况爲后宮奇靡之器哉帝趣令毀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上前旣又請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領之復除宣徽使公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并言諫官附會事其言無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立殿上不去樞密副使梁適叱公下殿即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罷宰相遂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顧自警勅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稱詠而不能已公雖斥其名遂重於一時踰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復祕

書丞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帝特遣內侍齎告勅賜之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第頓首謝它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

陛下願聽以言職辭乃以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轉運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時文潞公復爲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固多中初以貶太重而未得蒙顯擢宜復召用之止改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虜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戡謀築堡以限其侵地會虜兵猝至兵官皆戰歿旣罷太原帥以權領帥事於是大發兵境上以張軍勢且戒邊吏毋得與互市虜數愆果遣人來願得更定封土實出公策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遂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寬卹民力奉使契丹還進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嘗接天禧故事請增置臺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

無以裨盛化請令中書門下謹擇端良敦樸之士母令與儉薄者並進乃稱明詔凡內降子恩澤事不關中書此皆婦人女子甘言悲辭之託以亂聖德宜早抑絕之宮禁嬪御賜予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損減充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昔漢光武出獵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蓋宮門之禁以備非常今公主所過內外宮殿門主吏宜重劾罪以聞夫貴罰不可私於人孫沔呂溱前坐縱侈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律則不然可量所犯輕而數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廣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第待罪御史中丞輒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辨是非既黜御史中丞公亦自請外廼以知荆南知門下封駁事何如封還所下勅未幾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當進其事久不決公論列不已卒罷新樞密副使出公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得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即位遷吏部郎

中以樞密直學士徙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蒙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之遺德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陛下攬已成之業以為鑒收詳慮之策以為知則天下不勝蒙福居數月又以為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苛嵐軍虜騎時入鈔邊公則大合諸將兵盡敵之使遠去毀虜所置堡寨西戎寇大順城環慶路檄出兵以牽制賊執公曰虜小入一方願自可支若此道處出兵必生一邊患不息也公在太原三年常戒邊吏務從容持重毋得輕出兵故終公之去塞下無少事今天子嗣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罷京師增官屋僦錢復汴河漕舟以轉江湖之粟其與政事議論益有所感發上或以其事為是公輒曰非進退天下士大夫皆直言其可不早避怨不立恩其年上欲親祠南郊議者或以居喪為不可上未知其所從以問上八臣公對曰古者天子諫

閣之禮與下不同况郊有定歲其可以卑而廢尊及下議兩制莫
不如其言公天資剛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於朝廷
亦未嘗言其為政則寬靜而有體位顯美奉養猶若平素時始公
薨上至其家見畫像不類公即命中使取禁中舊傳本賜其家
素見重如此享年六十曾祖諱仁恭贈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
國太夫人祖諱渭贈太子太傅妣夏侯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諱
拱贈太子太師妣二崔氏追封嘉光二國太夫人娶楊氏封京兆
郡夫人正家有賢德五男子淑問殿中丞監察御史襄行義問大
理評事待問早卒嘉問之問並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歸淮南轉
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衛尉寺丞王素六孫男子懋太常寺奉禮
郎愿怒意愚並祕書省校書郎憑未仕銘曰

唐初晉昌

晚徙于荆

代雖繼食

未侈厥聲

有聲渾鏗

實公自發

其瀆有來

公發莫遏

凡位在下

難見節義

公獨蘄蘄

言駭眾視

誰薦諸朝

行御史中

以卑犯顏

萬死不容

絲天子明

卒起荒陋

歷凌阻夷

豈不一守

宛六六一

迺貳政事

其心益丹

天子曰可

公曰未安

進退賢否

不問黨讎

人莫我私

我德不求

誰其中止

猶未大施

帝心念公

趣駕再之

既見公象

曾莫公及

出圖殿中

疑若廷立

其孰公如

譽榮初終

葬豈云遠

祖考是從

南望章華

左雲右夢

公名不亡

萬世之重

邵安簡公亢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公諱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時已能日誦書五千
言其為賦詩縱豪自鄉里先生見皆驚偉之兩歲進士于開封府
皆誤用韻賦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范文正公舉充賢良
方正科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既試秘閣獨得公一人及試崇政
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廼密言公與之連姻
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宰相張士遜娶馮氏子娶邵氏邵
偶與公同姓兩宰相既不能自辨公亦無言而去趙元昊反兵出
數不利於是詔求方略之士公以為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

知戰而所擇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又老而得至長一軍詎能
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
形矣進康定兵說十篇上之又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元
憲公出守事一以屬公民稅舊移輸於陳蔡轉運使欲覆析緡錢
而加取之公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今仍歲水旱而加取于民不
亦重困乎事廼止入為國子監直講歷光祿大理寺丞館閣校勘
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下有司議立陵廟禁樂京師一月公累
疏論之遂弛樂亦不立陵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 仁宗皇
帝繼嗣未立公以為國之外患在夷狄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
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昔漢文帝入繼
之年未立后先立子蓋所以定大本銷禍原也於是集漢以來系
承襲之迹上興亡譜論十卷俄丁母憂願還一官以追封其母朝
廷許之封其母孝感縣太君服除再以為太子中允公固辭除集
賢校理判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權開封府推官徙提

點府界諸縣鎮公事比有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或自
焚其所居欲以中吏公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得勿坐已
而火亦息又為開封府判官府吏馬遷馬清者素狡獪人憚其能
動事號二馬公遠迹其姦狀而遠竄之為三司度支判官接伴契
丹賀乾元節使既至德清軍會 仁宗上僊有欲卻之者又欲其
至國門而去議未決公言不若令奉國書置樞前因使得見 上
以安遠人心詔從公言其年遂使契丹治平二年為潁王府翊善
直史館同判司農寺 英宗召對羣玉殿訪以當世治務之要謂
公曰學士真國器也明日見宰相其言亦如此累遷祠部員外郎
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嘗言 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
家始 今皇子授室願於古昏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
之尊以屈人倫之序帝深納之 今上在潛邸一日自禁中還道
帝語曰以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為諫官矣即為公頓首謝公欲辭
不獲授知制誥知諫院賜三品服公曰夫進諫之匪難而言從事
施之為難今言者關於事情未必欲甘其言之行徒自要名譽而去

頌於 上何補哉決不敢爲此也繇是公數言無不從 今上爲
皇太子兼太子右庶子及即位以爲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
同知禮部貢舉又嘗言殿前都虞候實舜卿親近樞臣不可使典
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達材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時御史中丞
王陶彈宰相外朝不立班參知政事吳奎反劾陶日者陰陽不和
實繇陶所致 上令陶與翰林學士司馬光兩易之而奎輒拍手
詔爲內批留三日不下公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
由執政而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且 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
以令天下 上怒遂罷奎參知政事益眷公深以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公遇事敏密吏操辭憤至前皆親閱之至于反覆人或以
爲勞公曰決是非於須臾爾初雖勞後廼省也籍里閭惡少年與
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聞訟爲之衰止府號難治而
易以毀上多得民所譽公而稱之未幾爲 英宗山陵頓遷使甫
還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會种諤以兵取綏州又橫山部落思
內附遽欲招來之西人怨漢深乃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拒詔使境
上朝廷命大臣欲行西討公曰方天下財力屈未可以用兵宜且
諭以邊臣過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名旣
而諒祚死其子繫送殺楊定者李文貴來請復和或欲乘此更取
塞門之地公復曰苟得之則可不然徒沮傷威命非冊之得也果
如公所料公雖蒙 上知然論事與時多不合又言者間以傷公
廼引疾辭位累詔不許迫祠南郊旣跋又以辭以資政殿學士給
事中罷知越州 上即遣使就第所以存勞之良厚徙鄭州奏除
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材木免民破產之患增築湖河堤爲石撻
節水以溉城中歲省科民捷薪數百萬又徙鄆州兼京東西路安
撫使郵衣冠之聚也自倖重幕府丞掾令尉皆其子弟待歲月以
相承事至不敢發民不勝其患會有索息錢以折取民產者公亟
以法外繩之諸族稍自戢熙寧五年春 上過東宮邈然思舊臣
特遷禮部侍郎又徙亳州上嘗遣內侍馮宗道諭公將復用而公
疾作纔五日而終享年六十一初奏公疾勅太醫馳視旣發而計
至 上閔傷之不勝輟視朝一日特將幣牢以致祭贈吏部尚書

諒安簡錄遺之恩加于典外公始以羈孤自拔及歷事 三朝位
二府顯矣其為人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爲治恕以
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旁皇溫雅 時臺閣聞人蓋有故
不及少歷躋履及貴盛始終無少易祿賜多以賜宗族其終家亦
以歸 上爲治大第里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熙寧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明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潤州丹陽縣上德
鄉耿崗原曾祖諱勳贈太子太保妣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
祖諱遇贈太子太傅妣湯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繼湯氏追封咸
寧郡太夫人考諱餘贈太師妣劉氏追封蓬安郡太夫人娶晉陵
疆氏封丹陽郡夫人前公立子男二人堽祕書省校書郎觀太常
寺太祝女二人堽適大理寺檢法官太常寺奉禮郎葛奉世適
楚州淮陰縣尉許安石孫男一人縉特作監主簿予少遇公於江
湖之上其後入朝與公游善嘗聞平生之言人云公子以治命屬予
名子雖久不爲文尚能爲公銘銘曰

公起江湖

碑何環奇

揚來京師

聲發駉駉

迺敢論兵

其辭大放

孰不公聞

國

公從東朝

左右道德

大明朝升

萬勳下飾

公於此時

進止雍雍

有謀有猷

天子是推

帝曰汝

其輔予政

筦于樞兵

翟莫阻命

公雖在藩

曷止不慕

尚與公還

公卒不頌

公喪東歸

灑以海觴

其贈伊何

尚書之章

山之嶢嶢

水之滔滔

公歸河之

帝思是勞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